

让笋壳飞一会儿

黎杰

苦乐岁月

杨勤华

父亲把凉椅搭在竹林边，摇一把蒲扇，眯觉。

我知道父亲在假寐，因为竹林里偶有笋壳掉落，父亲便要虚眼一瞧。

院左，是一蓬竹林，竹荫遮去半个地坝。地坝边，燃一堆柴禾，我妈说，烧湿柴，烟大，一抱那么大，熏蚊子。

雨停，雨后阳光仍烈。竹笋是让雨洗出来的。竹笋破土而出，疯长，蹿老高，笋似玉米棒子，紧裹，刚出土时浅褐色，泛浅黄，黄散后，就全深褐色了。翘裂开的笋壳，像一瓣花，粗粗糙糙的，笋壳内里光滑，反光，壳背有层厚厚的短毛，条分缕析的，笋壳干了，背壳上短毛自然炸开，密密斜竖着。

噤里啪啦，母亲在屋后砍猪草。我搭一根木板凳，坐门槛上，写作业，竹荫落在本上。

父亲鼾声很轻，他真睡了。周遭静寂，竹林里，笋壳被撑破，有细微声，脆，撕裂的清脆。原以为父亲会醒，结果，他睡沉了，卷起的泥裤角还没来得及放下。

正午。阳光钉子般扎地上，不动，不移。尘土飞扬，欢快地，挣脱了束缚似的，飞进光柱里，在竹林里漾。

湿柴哔剥响，烟打着旋儿，到处漫散。

空气稀薄，憋气。笋壳挺直身子，呈筒状，有细微的脆响。久久地，才有一丝微风从午后刮过，竹枝摩挲，沙沙响。

蝉声空洞，在竹枝间逡巡，纠结，阳光透明，尘土在光柱中飞，笋壳毛在光柱中飞。

嚓，嚓，嚓。笋壳想离开嫩竹笋了。嚓，嚓，嚓。竹笋的骨节在伸张。笋壳要飞了，笋壳有些不舍，牵牵连连的，似愿又不愿。笋壳仰起了头，笋壳更卷了，像一叶小舟，慢悠悠地把自己从嫩竹身上撕下。

其实，笋壳离地不高，只需一步就能着地，但笋壳像从竹节发芽生长到破土而出这个过程一样缓慢，仿佛要经过几个世纪，这过程慢得腾不起一丝丝的风，更不可能卷起空气中的浪，笋壳向前探了探身，荡一荡，再仰，再平躺，再大角度仰，尔后就折了身，落了一半，再卷，再折，再向前探，再折，就全落了。

笋壳并不急着下落，而是向前一蹿，再荡回来，悠悠地向下滑翔，向前滑动，渐渐地，即将触地了，却又荡起来，有如让空气托起来一样，滑向前，又滑回来，然后就实实在在地着了，着地后，还不忘弹一下，又向上轻跃，晃一晃，这下才尘埃落定，回归平静，心安理得地躺在粗地上。

我仔细研究过笋壳落地的Q弹



满载而归 周文静 摄

状，得知是因了笋壳毛的支撑，笋壳就如一艘船落在毛一样的水上，才导致笋壳久久靠不了岸。而我的思想却抛了锚，常把笋壳落地的声音幻听成父亲的轻鼾。

吱嘎，母亲显然听到了笋壳的掉落，她推开耳房木门。母亲或许正等着那枚笋壳掉落。母亲捡起笋壳，正对阳光，一照，壳脉清晰，笋壳像阳光的颜色。

用湿布抹，用凉水喷，母亲压平笋壳，晾干，定型。“踩上来。”母亲命令我把脚踩在笋壳上，她在笋壳上画出鞋样。母亲在如豆灯光下飞针走线纳布鞋的身影，多次出现在我的作文里，这场景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。

父亲拿了弯刀，破竹，起篾，他把笋壳编进斗笠，我们戴着上坡捡野生菌，下田拉牛，老家没蓼叶，笋壳正好替代之。篾箕盛灰面，会漏。父亲说，用笋壳打底，篾箕就不漏了。

工作后，在一次学校老师指导学生手工创意的画展上，我看到乡村田野上，头戴斗笠的老农在夕阳下捡穗；乡间小路上，牧童骑牛吹笛。当即驻足，这些用笋壳粘贴出来的画虽拙朴，但震撼人心。

“包笋壳粽子。”某一年端阳，母亲如是说道。我好诧异。母亲说，没有箬叶，笋壳一样可以包。去毛，蒸软，折包，上笼，笋壳粽子的竹香飘满那个端午节。

前几天回老家，青青翠竹已然包围了老房子。围竹林转一圈，我捡了几枚笋壳，想带回城里。可笋壳毛不同意，轻轻刺扎我的手臂，如得了荨麻疹，我的手臂瞬间红肿瘙痒起来。

面对笋壳毛，我最终犯了怵，急忙丢掉。离我而去的笋壳，又飘，又摇，又旋，不急于着地，我真不知它最终还会落向哪儿。

我和义华同年，人生之路也有些相似。小时，我俩都喜欢看书、打拳、练武，我常常买书看或借朋友的书看，义华不用买书，书源却比我广，我常找他借书看，他能将借来的一本书，与人交换成好几本来看，真令我叹为观止。每次义华有了新书，总不会忘记我，那时刚刚流行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天龙八部》《倚天屠龙记》等等，一本看完了，迫不及待想看下一本，义华总会在最短时间将书看完，然后让我加紧看，他好换来下一本。我问他书从哪里弄到手的，他总是神秘地一笑，回道：“你只管看就是。”

我俩的另一个共同爱好就是习武，且各有师父。义华师父是他在中学读书时认识的，当时名气比较大，据说一条腿缠住竹木扁担，一用劲会让扁担“嘎嘎”折断。师父教了他十八路罗汉拳，义华也毫无保留地教会了我。当时，义华同我分别在两个中学读书，他住校，只有周末我们才能见面，星期天或放寒暑假时，我俩几乎形影不离，要么看小说，要么切磋武艺。我也将自己从师父那里学来的擒敌拳、小洪拳教给他，我俩还拿着一本《武林》杂志揣摩着学会了少林十三抓。

有一次，一位从外地待了一年多回来的邻居自称拳脚功夫了得，且有多次实战经验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俩听得将信将疑。这位比我俩稍大一点的邻居便要现场比试一下，还自大地说要以一对二。比武开始前，对方先演练了一趟猴拳，上蹿下跳很是滑稽，但我俩知道这是给我们下马威。比武开始了，我同义华一正一侧面对方。对方曲腿弓腰，双手扮猴状，跳来跳去，开始我还有真有点蒙圈，稳定心神后，趁着对方跳到我面前，左手一挥，右手猛然一个冲拳，来了个黑虎掏心，哪知一拳便击中对方的胸口，还没待我用腿，一旁的义华抓住机会一个侧踹，将对方踹得跌跌撞撞。顿时，我俩心里都有了数，三下五除二便将对方打倒，如此重复了三次。为了给对方面子，我俩会心一笑，对他说：“你刚回来，有点累，以后再比吧。”对方揉着胸口也识趣地点头说：“昨晚酒喝多了，今天没法发挥。”其实，我同义华任何一个人对方单挑都有绝对把握能赢，何况我俩配合得如此默契呢！

那年我俩一道参军，他是陆军，我是武警消防。当兵前，父母不让我们出门，担心弄出事情来政审时不合格，我父亲业余时间喜欢摆弄钟表电器，便弄了一些钟表让我俩在家学习维修。不久，义华偷偷将家中的一块手表带来，两人拆开研究，最后无法恢复原状，硬生生将一只好手表修成了坏手表。

到部队后，我同义华书信不断。有一年我在萧县训练新兵，抽空去江苏徐州看他，此时他在师部的卫生队当卫生员，义华陪我在营区转悠了半天，中午从食堂打来红烧羊肉、萝卜烧肉，还在外面买了卤菜和罐头，弄了七八个菜，叫上两位战友陪我喝酒。临走时，他听说我训练新兵很费鞋子，送了两双新解放鞋和一打鞋垫给我，又弄了一些吃食让我带着路上吃。

几年后，我俩同时复原回乡，义华分配到马钢，我安置到一家国企。我当时就想，凭着义华的情商智商、勤快洒脱和待人的真诚，前途一定很好。可是人生往往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难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义华吃了许多苦，受了许多罪，还举了不少债，人也有些颓废。义华好不容易走出困境后，第一个打电话给我，表示要来这里散散心。那阵儿我因病每天都在打吊针，但我毫不含糊地答应了。当天下午义华就赶来了，义华在我这里整整待了一个星期，我俩同床而眠促膝谈心，义华说他一定会让以后的日子亮堂起来。义华的到来，与其说是寻求我的安慰，不如说是我们彼此在互相打气和鼓励。

此后，义华点燃了新生活，小日子过得越来越亮堂。特别是女儿降生后，义华对女儿的疼爱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过去他是从不喜欢烧菜做饭的，为了女儿，他居然烧出了一手好菜。女儿上高中时，无论工作多累，他都会接送。有时在等女儿回来时，我俩要视频一会，义华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和快慰。

今年春天，我俩相约一同回去做清明，到家后，我俩沿着儿时熟悉的乡村小道散步，看着蓝蓝的天，飞翔的鸟儿，流淌的河水，还有道路两边盛开的油菜花，我俩同时感慨时光真快，少年时觉得春天好玩，青年时觉得春天浪漫，中年后觉得春天好美，如今觉得春光难留。

我俩一路走着，一路感叹着，以后的日子更要好好过，开心过。

